

雜文集

第三本

馬鉄丁著

通俗讀物出版社

1812

書号：0565

雜 文 集（第三本）

著 者：馬 鐵 丁

出 版 者：通 俗 讀 物 出 版 社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51号

（北京香廠胡同73号）

印 刷 者：北 京 新 華 印 刷 分 廠

（北京東四馬市大街甲34号）

發 行 者：新 華 書 店

開本：787×1092¹/₃₂

印數：1—34,000

字數：50千字

1955年11月第一版

印張：2 9/16

1955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定價：（4）二角

目 錄

擦亮眼睛，警覺起來·····	1
與誰爲善？爲甚麼善？·····	4
縱火、殺人与“从理論上去做‘挖心战’”·····	6
憎愛要分明·····	9
蔑視敌人与小心警惕·····	10
自由主義是反革命分子的好朋友·····	13
从“清君側”說起·····	16
不單是文藝問題·····	18
把問題擺到桌面上來·····	20
把拒絕批評的“法宝”收起來·····	23
愛護还是姑息？·····	26
關於“自由”·····	28
“光榮”·····	32
糾正出版物中誇大個人作用和個人崇拜的傾向·····	36
“人多好办事”嗎？·····	46
堂皇的“停工待料”的“工廠”·····	49

給各單位的業餘漫畫家·····	51
“亂點鴛鴦譜”·····	52
論“听话”·····	54
生活中的愛好、興趣及其他·····	59
同志，那可不一定·····	66
莊嚴的事業·····	68
爲少年兒童讀物的創作和出版，再作一次呼籲·····	69
婦女应当穿裙子·····	71
肅靜些·····	72
貪饞的老鼠·····	74
爭 吵·····	75
農夫和狼·····	75
後 記·····	77

擦亮眼睛，警覺起來

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三批材料，已經先後公布。它對反革命分子是個沉重的打擊，對全國人民，對許多共產黨員、青年團員、革命工作者起了驚醒的作用。

但是有些嗅覺不靈的人往往還以一種天真的想法去推測敵人。有人告訴他們胡風是反革命分子，他們說：“不見得吧？”“大概是極端的個人主義者，想鬧點名譽地位吧？”當然也有極少數的人，他們本來就是反革命分子、胡風分子，因而故意立論種種，替胡風、胡風集團打掩護。

現在真相大白了：不是什麼“不見得吧？”不是什麼普通的“想鬧點名譽地位”，而是和蔣介石裏應外合，目的在推翻人民革命政權，以便反革命統治捲土重來。

在人民已經自己掌握政權的今天，馬克思列寧主義已經成為全國人民指導思想的時候，敵人要求公開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共產黨、反對毛主席、反對人民革命政權，那麼他們就會立即把自己孤立，失去立足之地。他們必須把自己裝璜成革命者的樣子，一則可以迷惑和俘虜一部分羣衆，再則可以騙取領導的信任，三則可以把自己隱蔽起來，而最後的目的是為

了破壞革命。

胡風反革命集團正是這樣把自己裝璜成“左翼作家”，“現實主義理論家”，馬克思主義、共產黨、毛主席、人民革命政權的“擁護者”。果然有不少人信以為真，認為胡風是“進步作家”、“文藝理論家”、是個“人材”，而我們某些黨的組織一時失察，果然把若干胡風分子吸收入黨，有的並安置在相當負責的工作崗位上。這就大大便利了他們打着革命的旗幟進行反革命的各种陰謀活動：“建立據點”、“開闢工作”、“聯絡人”，形形色色，囂張一時。黃金會發光，能發光的卻不一定是黃金。我們不要為反革命分子表面的裝璜所迷惑，要剝開他們美麗的外衣，看看裏面究竟包藏些什麼。胡風的數十萬言的“意見書”，尽管大量引証了馬、恩、列、斯的話，然而目的在於取消馬列主義的世界觀作為我們行動和寫作的指南，單就這一點也就足以暴露反革命分子的“司馬昭之心”。此其一。

其次，無可否認：我們的工作中是可能会有缺點和錯誤的，我們揭發缺點和錯誤，目的在消滅它。而反革命分子却利用我們的某些缺點和錯誤，以至無中生有來實現其反革命陰謀。他們高興我們黨內有缺點、錯誤和不好的東西，“幸災樂禍，並想一切方法利用與擴大（有時是採取反對某種錯誤擁護黨的路綫之形式，而把錯誤弄到另一方面去）這些錯誤、缺點及不好的東西，來達到破壞我們黨的目的。這是黨外敵對我們黨的人們及黨內暗藏的奸細與托派分子所採取的。”（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

胡風、胡風分子、胡風分子中的竊取了共產黨員稱號的奴才們就是這樣的敵人，這樣的奸細。例如我們在糾正壓制新生力量的錯誤，胡風馬上說阿瓏、路翎就是“新生力量”。如果胡風的陰謀得逞，那些別有來歷的反革命分子就都成了“新生力量”了。讓他們去橫行不法，革命事業將遭受到何等嚴重的損失和危害，那不是清清楚楚的嗎？對我們工作中的錯誤、缺點和不好的東西，我們是歡迎提出批評的。但是，我們要善於分辨建設性的批評和破壞性的批評；同志的批評和敵人的破壞。

我們要謹防扒手，謹防反革命分子借批評之名來混水摸魚。

我們工作中的錯誤、缺點和不好的東西，反革命分子會利用。我們每個共產黨員、革命工作同志身上的錯誤、缺點、不好的東西，反革命分子也決不放鬆。一切犯有思想上、政治上錯誤的共產黨員、革命工作者，如果他不誠懇地接受黨對他的批評，並切實加以改正，如果他堅持錯誤，對黨的批評心懷不滿，認為在黨內找不到“溫暖”，那麼我們的階級敵人、反革命分子是不會吝嗇這種“溫暖”的，他們會假惺惺地掉下幾滴“同情”之淚，對受批評的人伸出他們的魔手“一試”的。實質上早已預設陷阱，“請君入甕”。同志，要警惕呵！

但，偽裝究竟是偽裝，狐狸穿美人衣，不論穿得如何通體漂亮，尾巴總會露出來的。即使尾巴砍掉，也還有滿身狐騷臭，只要大家提高政治嗅覺是可以嗅出他們究竟是些什麼東西！一切反革命集團都必須粉碎，也是能夠粉碎的。讓我們更加擦亮眼睛，警覺起來吧！

与誰爲善，爲甚麼善，

正当粉碎胡風反革命集團和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鬥爭勝利展開之際，有人向我們質問說：“你們不是常常講‘与人爲善’嗎？那麼，胡風一派人也人，爲甚麼就不与他們爲善呢？”

不，我們並不是一開頭就不与他們“爲善”的。对胡風反革命集團，由於我們被他們的兩面派手法所一時蒙蔽，也曾与他們“爲善”過，一直“爲”到這次大揭露之前。而至今也還有個別人由於過分的天真和無知仍然与之“爲善”的。

但是，我們這種“与人爲善”的效果如何呢？

效果已經明明白白地擺在我們的面前。那就是：“一不做，二不休，是膿，總要排出。”爲了這，左一個“悶棍”，右一個“耳光”，又是“橡皮裹着鋼絲的皮鞭”，又是“集束手榴彈”，又是“挖心戰”，又是“孫行者鑽進肚皮去的戰術”，又是偷竊文件，又是探听情況，又是建立據點，又是準備條件，連胡風的一顆不乾淨的頭顱都要當做武器，向我們拋擲而來。

我們与他們“爲善”，他們却不与我們“爲善”，我們越与他們“爲善”，他們就越猖狂，越兇殘。這就是事實的殘酷教訓。

那麼，“你們就不再‘与人爲善’了嗎？”

不，我們還是“與人爲善”的。但是我們從事實的教訓中，慢慢地明白了：“人”当中有革命的人，也有反革命的人，我們所說的“與人爲善”的“人”，只指的是前一種人，而不包括後一種人。我們對待反革命的階級、集團和個人，却再不能“與人爲善”了。

我們一定要堅決執行毛澤東同志早就昭示給我們的方針，對待一切反革命的階級、集團和個人，我們實行專政。其目的是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將這種反革命勢力鎮壓下去。

至於對人民，我們永遠是“與人爲善”的，我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爲着全體人民的最大利益。我們誠誠懇懇地“爲”是通過階級鬥爭，來消滅階級，建立一個無階級、無剝削、幸福美滿的社會主義社會，而不是超階級的所謂“普渡衆生”等等空口說白話，要大家把希望寄託在永遠不着邊際的未來。

正因爲這樣，在階級尚未消滅之前，我們所說的“與人爲善”的人，就不是超階級的人，乃是階級的人。在革命階級內部，在我們人民內部，有着充分的民主生活。其標誌之一，就是用說服教育的方法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糾正工作中和思想上的缺點和錯誤，以達到在原則基礎上的團結，使有缺點、犯錯誤的人回到正確的軌道上來。我們的“與人爲善”，是同“治病救人”不可分離的。

事情再明白也沒有了。與誰爲善？是與人民，而不是與胡風反革命集團和一切其他反革命的階級、集團和個人。爲甚麼善？目前首要的任務，就是克服自由主義，糾正麻痺大意，提

高政治警惕，繼續粉碎胡風反革命集團，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古語有云：“除暴安良”。只有把反革命分子之“暴”，逐步消滅乾淨，全國人民才能在正常的秩序下發展生產，改善生活，“良”才能“安”。因此，人民內部充分的民主生活和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正是“與人爲善”的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

縱火、殺人与“从理論上 去做‘挖心战’”

反革命分子的縱火、殺人等等罪惡行徑，是那麼觸目驚心，一看到、聽到這樣的事，我們都会義憤填胸。

可是，当看到、聽到反革命分子的另一种新鮮玩藝兒——理論上的“挖心战”的時候，有些人却就若無其事了。他們会漫不經心地說：“那有什麼了不起！”，“這算什麼反革命！”……

誠然，“从理論上去做‘挖心战’”的，倒的確不一定個個親自去縱火、殺人。以胡風反革命集團爲例，就目前報紙公布的材料所見，殺人、放火一類的勾當，他們当中確也有人幹過，如胡風分子莊湧曾在一九四六年私設公堂，拷打農民，實行倒算，逼死農民多人（見人民出版社出版“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九十三頁）。除莊湧外，幹過這一類勾當的一定還有。但反革命活動也是要“分工合作”的，直接去殺人放火

需要一幫人，而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主要活動似乎不在此，而是“從理論上去做‘挖心戰’”，諸如宣揚他們的反社會主義綱領、散布各種反動思想、製造許多流言蜚語等等。除此之外，他們當然也還捎帶進行了其他許多反革命活動。

那麼，他們果然就“沒什麼了不起”，就“不算反革命了嗎”？

不，不。即使他們沒有個個都直接地縱火、殺人，但誰能說他們的“從理論上”的“挖心戰”，與其他反革命分子的縱火、殺人沒有關係呢？三國志、蜀志馬謖傳中，馬謖曾在諸葛亮出師南征時，向諸葛亮獻計：“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像馬謖這樣的人，當然不會不知道“攻城”和“兵戰”的重要，他的意思無非是：“攻城”和“攻心”，“心戰”和“兵戰”是相互爲用，密切聯系的。反革命分子直接縱火、殺人，用反革命的“暴力”來進攻革命和反革命分子向革命進行“挖心戰”，目的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推翻人民革命政權。反革命分子“從理論上”的“挖心戰”，也就是“攻心爲上”的攻心戰，也就是從思想上腐蝕我們的人，鬆懈我們的鬥爭意志，麻痺我們的警惕性，從而爲其他反革命分子的縱火、殺人等等罪惡活動造成方便。

不，問題還不止如此。即使他們昨天、今天還不曾縱火、殺人，那麼，誰能保證他們在明天、在他們認爲時機到來的時候，不去縱火、殺人呢？不但不能保證，而且是邏輯的必然。他們的目的既然是推翻我們的人民政權，是促使反革命的復辟，那麼，從“攻心”到“攻城”，或者從攻心爲主，到攻城

為主，不過是改變手法而已。縱火、殺人，那還算什麼稀罕的呢？

不，還应当看到問題的更複雜的一面。縱火、殺人，固然是令人驚心動魄的事情，它會對革命、對人民造成嚴重的危害。但其他反革命活動，例如我們現在所說到的，“從理論上”的“挖心戰”，它對革命、對人民的危害，也不見得就比縱火、殺人小，有時還會大得多。且不說胡風集團那個臭名昭著的“反社會主義綱領”，如果我們不起來從根本上加以摧毀，它將會產生怎樣的破壞作用吧，只要看一看胡風反革命集團極力鼓吹的極端的個人主義思想所發生的作用，就懂得他們的“挖心戰”是多麼惡毒了。胡風反革命集團從解放前一直到解放後，一直用個人主義跟我們的集體主義相對抗，反對革命隊伍中的組織性和紀律性，就是這一着，給予我們的危害就是難以計量的。你們不看見：那些受胡風思想影響的人們，是怎樣地到處鬧亂子嗎？什麼消極怠工、鬧無原則糾紛、反抗領導，等等，不一而足。一個單位，只要潛藏個把胡風分子，甚至只要有少數受胡風思想影響的人，就常常被他們攪得烏煙瘴氣，以至於邪氣上昇，正氣不能抬頭。那麼，由此引起的，我們的物質的損失和精神的損失，難道還不令人觸目驚心嗎？反革命分子的這種“挖心戰”難道不比縱火、殺人厲害嗎？

對敌人的縱火、殺人一類的罪惡活動喪失警惕，當然是錯誤的，但只有對縱火、殺人一類的罪惡活動保有警惕性，而對“從理論上”的“挖心戰”喪失警惕，同樣是錯誤的。我們許多糊塗的人，還不大懂得思想問題的重要性。我們的社會主義

事業，要靠廣大人民的革命政治覺悟來保證的，我們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團結，是靠思想上的一致來保證的。思想是我們事業的“心”，因此敵人用“挖心戰”來“挖”我們的“心”，敵人是懂得思想問題的重要性的。我們的人有些却還不懂得。“吃一塹，長一智”，現在到了懂得的時候了！

憎愛要分明

中山狼的故事，是許多人所熟悉的：

相傳戰國時候，有一位東郭先生，他憐惜蚊子，憐惜螞蟻，甚至憐惜一隻受傷了的狼。他把狼裝在袋裏、揹在肩上，給牠東西吃。可是狼呢？並不理會東郭先生“好心有好報”的哲學，却恩將仇報，連東郭先生也要吃下去，幸而遇到了一個農夫，把狼打傷，救了東郭先生的性命。狼在將死的時候對着東郭先生說：“唉，這樣的書呆子沒有吃掉，真是我一生的遺憾！”

全國人民對胡風反革命集團，表示了極大的憤怒，一致聲討。却也有少數人認為若干胡風分子有“勞績”、有“才氣”，值得同情。這些人如果不是別有用心，那也和東郭先生一樣，表現了十足的書生氣。他們一切都同情，也同情反革命分子。但是，反革命分子並不比中山狼好些。你同情牠，牠可不同情你。牠有的是“橡皮包的鋼絲鞭”，痛打你一頓，連道傷痕都沒有；牠有的是“集束手榴彈”，隨時都可以結束你的

性命。

胡風分子当然是有“勞績”、有“才氣”的。可惜，那是反革命的“勞績”、反革命的“才氣”。这种“勞績”越大，“才氣”越高，正是全國人民的禍害越深。同情反革命分子的“勞績”、“才氣”，那不是同情什麼別的，而是同情鞭打革命的“橡皮包的鋼絲鞭”，同情轟炸革命的“集束手榴彈”，同情他們破壞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讓反動統治捲土重來。最後連同情他們的人，也難免同東郭先生一樣，早晚会遭到反革命分子的暗害。

我們是具有高度正義感、是熱情的人。對人民的疾苦，總是寄以熱烈的同情和關切，對人民的勞動、鬥爭和創造，總是熱烈的歡迎。即使人民的缺點和錯誤，也熱心地幫助他們改正。不辭勞怨，不畏辛苦，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但是，對人民的敵人，人民的蠹賊，我們決不寄予任何憐惜和同情，因為只有這，才是對人民最大的熱愛。憎愛分明，是非明確，那是一點也不能含糊的。

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對反革命分子應按其罪行情節之輕重，依法制裁！

蔑視敵人与小心警惕

“政權在我們手裏，反革命分子是大海中的幾條小魚，起不了什麼大浪。”有人這麼說。

不錯，反革命分子在我們國內是極少數，我國人民民主專政十分鞏固，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妄想破壞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陰謀絕難得逞，他們必將被我國人民肅清。對於任何腐朽的、沒落的反動力量，我們都應該把它放在“不在話下”的地位。

但是，這決不是一個空洞的信念，盲目的樂觀情緒，它是建築在堅實的基礎上的。這個堅實的基礎，就是我們不斷提高的政治覺悟，對敵人一刻也不能放鬆政治警惕性，不僅能夠辨識在通常情況下的好人和壞人，也能够辨識在特殊情況下的好人和壞人。

不然的話，如果大家陶醉於既得的勝利，以為從此天下太平，可以呼呼大睡，那麼，我們的樂觀主義就會建築在沙灘上，敵人來偷偷地挖牆腳，我們就會陷入猝不及防，使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遭受本來可以避免的挫折和損失。

反革命分子並不是完全孤立的，他們外有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的支援和指揮；內與已被消滅和將被消滅的階級保持千絲萬縷的聯繫。反革命分子還會利用我們內部的弱點、人們的落後思想意識進行活動。就拿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活動來說吧，誰的稿件沒有出路而送到胡風那裏去，誰受了批評而堅持自己的錯誤……，胡風集團就會統統把這些搜集起來，作為反革命活動的資本。先是貓哭老鼠，“同情”那些人的“遭遇”，廉價地捧場，說他是“偉大的天才”，然後就鼓勵那些人反抗組織，反抗領導，使他們不自覺地上了圈套。

我們革命事業前進一步，也就是敵人向着死亡迫近一步，敵人的反抗也必然增強一步。隨着革命事業的勝利前進，不是

階級鬥爭的熄滅，而是階級鬥爭的更加尖銳。

一切漫不經心的話頭，例如“幾條小魚，起不了什麼大浪”之類，都是取消鬥爭，或在鬥爭中使自己解除武裝。

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不是普通的小魚，而是鰻魚、水蛇之類的東西。君不見防汛護堤鬥爭嗎？鰻魚、水蛇最善於“挖心戰術”，牠們鑽到堤防中去，起先原不過是個小孔，可是越鑽越大，急流就會從這裏冲破缺口，使堤防有陷入倒塌的危險。斯大林早就告訴我們：“要建築德涅泊爾工程，就需要成萬的工人。但要炸毀這一工程，也許至多需要幾十個人。……要建築一座大的鐵路橋梁，就需要幾千人。但要炸毀這座橋梁，却只需要幾個人就够了。”^①

由此可見：我們決不能因為反革命分子是極少數，就低估他們的為害。正相反，必須對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有足夠的認識，必須加強與反革命分子作鬥爭。因為只有加強鬥爭，反革命的陰謀伎倆才會被拆穿，反革命分子才會被消滅，我們內部的弱點才能糾正，大家的政治警覺性才能提高。

在與反革命分子作鬥爭中，從總的方面來看，我們必須蔑視敵人，有堅強的勝利信念，但在鬥爭的具體步驟上，任何粗疏大意、漫不經心，都可能招致嚴重的後果！

① 斯大林著：“論黨工作底缺點和消滅托洛茨基兩面分子及其他兩面分子的办法”，人民出版社版，第三五頁。

自由主義是反革命分子的好朋友

毛主席在“反对自由主義”一文中，列舉了自由主義的各種表現。筆者擬就其中最常見的幾種來說明一下自由主義為什麼是反革命分子的好朋友。

一

“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明知不對，少說為佳；明哲保身，但求無過。”

這裏所說的“己”，也就是“私”。關於一己之私事，諸如個人的威信，個人的名譽地位，個人的愛人、小孩，個人住的、穿的、用的……凡是個人的一切都十分敏感。而對於公，對於集體，則糊塗透頂，有時雖然明明看到損害集體利益的事、損害集體利益的人、損害集體利益的行為，也不敢在維護集體利益的立場上起來鬥爭。看到只當沒有看到。怕得罪人。怕今天得罪別人，明天別人向自己報復。事不關己的“己”，還有另一種情況，那就是有一些人埋頭於本行本業本單位的業務，其他一齊“掛起”。他們和前一種人是有很不同的，但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他們都在自己的周圍，建築一座人為的高牆把自己禁錮起來。他們不關心政治，不關心階級鬥爭，不關心有關國脈民命的大事，不關心世界潮流發展的動向和趨勢，久而久之，退化成為政治上的庸人。